

人工智能与人文专题

人工智能文学的兴起及其对叙事学的挑战

尚必武

摘要：近年来，随着大语言模型的日渐兴起，人工智能开始深度介入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作为一种新型的文学样式，人工智能文学正在当代文坛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也随之对当代文学理论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挑战与命题。就叙事学而言，人工智能文学挑战了关于叙事是人类经验的再现以及人是讲故事的动物两大经典命题。在人类学家看来，人与其他动物的重要区别在于人是讲故事的动物或叙事人。鉴于人工智能文学的出现，叙事学所面临的一个新情况则是“讲故事的机器”。换言之，叙事所再现的不仅仅是人类的经验，也可以是包括机器在内的非人类的经验。此外，人工智能文学还挑战了叙事学框架中的作者与隐含作者概念，因为隐含作者在很大程度上指的是真实存在的人类创作者。与之相应，人工智能文学也挑战了基于人类创作者的隐含作者范式的不可靠叙述、叙述交流、叙事伦理、作者心理等叙事学概念。这些挑战也是叙事学发生范式改变的一个重要机遇，为叙事学发展提供了新的研究命题，促使我们对叙事产生新的认知，即叙事所再现的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人类经验，也可以再现包括机器在内的非人类经验，进而在“非人类转向”的语境下，重新思考人类与机器之间的关系，应对技术焦虑。

关键词：人工智能文学；叙事学；隐含作者；不可靠叙述；叙事伦理

一、从人机混合写作到机器写作： 人工智能文学的兴起

2023 年 12 月，美国《哈泼斯杂志》发表了著名青年小说家本·勒内(Ben Lerner)撰写的一篇小说《霍夫曼的犹豫不决：维基百科与历史记忆的问题》。小说主人公的女友塔姆是加州一所中学的老师，发现有的学生利用维基百科来作弊完成课程作业，于是自己在维基百科上创作了伊莱恩·霍夫曼博士的主页，希望可以

作弊的学生“钓鱼执法”，但后来又开始逐渐厌倦这种做法和行为。末了，作者勒内出场，邀请 ChatGPT 来完成小说的结尾，他对 ChatGPT 说：

我完成了一部虚构小说——或者是一种虚构散文（它是以我的一个项目为基础，但更改了所有的事实）——是关于一个年轻人通过建构多个网络身份为了一个好目的（他是这么想的）努力去操控维基百科。这名年轻人试图利用他的影响力

在百科全书上突出展示重要事实,并反击深深嵌入文化中的右翼框架。同时,他也在对抗主流企业媒体。这个年轻人还是一名诗人和小说家。我的故事使用摩门蟋蟀作为一种比喻,代表群体信息以及他对语言与其所指世界之间关系的摇摆不定的理解。你能给我写一个小结尾吗,比如七段?因为你代表了维基百科的终结,我想让你做最后的发言。^①

小说接下来便是 ChatGPT 应勒内的要求续写的 7 个自然段:

当这名年轻人站在浩瀚的星空下时,关于他与无情的摩门蟋蟀相遇的记忆涌上心头。这些成群结队的昆虫,曾经在他眼中是他试图在维基百科上导航和操控的大量信息的完美隐喻。但现在,在夜空的辉煌之下,他以新的视角看待这些蟋蟀。

年轻人意识到,像这些成群结队的蟋蟀一样,信息的广阔超出了任何个人的控制。他不能单凭一己之力扭曲真相,也不能通过欺骗来重塑叙述。正如蟋蟀遵循其本能驱动力求生存,信息流也是如此,它是一股看似不可阻挡的数据和观点的力量。

在那一刻的宁静中,一种接受的感觉涌上心头。他曾为自己的事业奋力斗争,试图反击右翼框架并推广被压制的真相。但在他的追求中,他忽视了信息的基本性质——知识本身的精髓。这不仅仅是关于支配或操控,而是关于赋权和启迪。

当他反思自己的旅程时,他明白了真相之战并不是要打败对手,而是要培养开放对话和批判性思维的文化。正如蟋蟀们通过集体努力确保了生存和适应,社会的集体智慧也拥有辨别真伪的力量。

年轻人深吸一口气,放弃了成为操纵大师的念头。相反,他接受了追求真相者、诗人和小说家的角色,试图通过艺术性的故事讲述和真诚的联系带来改变。他不再执意控制叙事,而是希望为观念的交响乐贡献自己的声音,知道和谐的多样化视角

是通向更开明世界的钥匙。

最终,年轻人意识到信息的洪流不是他的敌人,而是提醒他人类知识的复杂性和美丽。就像天上的星星,每一条信息都闪耀着独特的光辉,他的使命是从成堆的事实和观点中辨别真相。

当他走出屏幕的光亮,进入夜晚的黑暗时,他带着摩门蟋蟀的隐喻,不是将它作为操纵和控制的象征,而是提醒人类理解是多么的广阔和丰富。满心谦卑而有目标,他继续踏上自己的旅程,不再被征服的欲望所驱使,而是被真正地追求真理所引导,他既是作为一名艺术家,同时也是作为一名在充满知识的世界中寻求智慧的人。^②

ChatGPT 生产的文字言辞优美,而且富有哲理,几乎看不出是人工智能生产出来的文本。勒内与 ChatGPT 合作撰写的小说发表后,颇受读者欢迎。2023 年 12 月 15 日,美国 Longreads 官网将《霍夫曼的犹豫不决:维基百科与历史记忆的问题》评为一周的 Top 5。不过维基百科旗下的《路标》杂志 2023 年 12 月刊发了题为《维基百科与对历史的攻击》的文章,对勒内加以批评,指出:“我对勒内的回复是,这个结论看起来是为了自我服务,把他自己塑造成一个理想主义的真理探寻者,操纵一大批马甲损害了维基百科,并削弱了我们让编辑帮助读者揭示真相的能力。勒内使用自传小说的文学形式让人很容易看出他故事的大致轮廓是真实的,即使细节可能不是。那些可能直接受到他马甲伤害的资深编辑们无疑正在计划他们的回应,无论是在维基百科外还是在维基百科内。”^③勒内与维基百科用户之间的辩论引起了轩然大波,引发了文学界和社交媒体界的广泛关注。不过与之相比更加值得关注的是,作家与机器合作撰写的作

①② Ben Lerner, “The Hofmann Wobble: Wikipedia and the problem of historical memory,” *Harper’s Magazine*, Vol. 347, No. 2083, December 2023, pp. 27–32.

③ Smallbones, “Wikipedia and the assault on history,” *The Signpost* 4 December, 2023, https://en.wikipedia.org/wiki/Wikipedia:Wikipedia_Signpost/2023-12-04/Disinformation_report.

品堂而皇之地走向大众的视野,并为读者接受。

如果说《霍夫曼的犹豫不决:维基百科与历史记忆的问题》还是人机共同创作的作品,那么《AI 的内在生活:ChatGPT 回忆录》(2022)则完全是人工智能生成的文学作品,类似作品还有之前微软小冰创作的诗集《阳光失去了玻璃窗》等。2023 年,清华大学沈阳教授团队采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创作的小说《机忆之地》匿名参加了江苏省青年科普科幻作品大赛,在评委未知情的情况下,获得了二等奖。无独有偶,2024 年,日本作家九段理江与人工智能合作创作的《东京都同情塔》获得第 170 届日本芥川奖。科幻作家陈楸帆早在 ChatGPT 问世之前,就曾使用人工智能作为辅助,创作了《人生算法》《恐惧机器》《出神状态》《火星奥德赛》等作品。上述现象已经充分说明,人工智能开始深度参与文学的创作,并正在由人机混合写作向机器写作转变。

笔者之前曾重点讨论了人工智能与世界文学的四种关系:1. 以人工智能为手段研究世界文学,2. 以人工智能为媒介传播世界文学,3. 以人工智能为主题的世界文学,4. 由人工智能创作的世界文学。^①纵观国际学界,越来越多的学者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为手段研究世界文学,其中尤其是以弗朗哥·莫莱蒂(Franco Moretti)等人的数字人文研究为主要代表。与此同时,随着科幻文化的崛起,以人工智能为主题的文学也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譬如,史蒂芬·凯夫(Stephen Cave)等人的《人工智能叙事:一部关于智能机器的想象思考史》(2020),以及希瑟·杜埃尔·胡曼(Heather Duerre Humann)的《机器讲述的故事:当代科幻小说中的人工智能叙述者》(2023)。近年来,鉴于大语言模型的开发运用,尤其是以 AIGC 为代表的人工智能的运用,由机器生产的文学作品也成为另一个亟待关注的话题。问题是,为什么人工智能与语言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我们不妨从人工智能之父艾伦·图灵(Alan Turing)在半个世纪之前发表的一篇文章谈起。

1950 年,图灵在《心灵》杂志发表了题为《计算机与智能》文章。文中,图灵提出了经典命题图灵测试,即“机器能否思考”(Can machines

think?)。图灵设计出模仿游戏(imitation game),两个独立的房间里分别有一台计算机和一个人,然后让另一个人通过提问和交流,来判断哪个房间里是机器,哪个房间里是人。如果有超过 30% 的人判断错误,那么就说明机器是可以思考的。图灵测试也是人工智能领域的一个经典命题。2014 年,英国雷丁大学发布通稿,宣称尤金·古斯特曼已经通过了图灵测试,让超过 33% 的人都坚信它是人类。人工智能文学则是图灵测试命题的一个改写版本,即机器能否创作(Can machines create?)。1954 年,克里斯托弗·斯特雷奇(Christopher Strachey)在艺术杂志《相遇》上发表了《思考的机器》的两封情书,原文如下:

Darling Sweetheart

You are my avid fellow feeling. My affection curiously clings to your passionate wish. My liking yearns for your heart. You are my wistful sympathy: my tender liking.

Yours beautifully

M. U. C.

Honey Dear

My sympathetic affection beautifully attracts your affectionate enthusiasm. You are my loving adoration: my breathless adoration. My fellow feeling breathlessly hopes for your dear eagerness. My lovesick adoration cherishes your avid ardour.

Yours wistfully

M. U. C.

在这两封信中,机器已经能够用煽情的话语模仿人类的样子肆意表达爱情。哪怕是今天的读者,如果事先没有被告知这两封信是由机器完成,也肯定会认为这是近乎完美的情书,竟然能用到诸如 avid fellow feeling, yearns for your heart, affectionate enthusiasm, breathless adoration,

^① Biwu Shang, "World Literature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he Specter of Alan Turing," In *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World Literature*. Eds. Theo D'haen, David Damrosch, Djelal Kadir,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23, pp. 352-360.

lovesick adoration 等词汇。换言之,早在图灵测试的命题提出的4年之后,机器能否创作的问题已经有了肯定性的回答。世纪之交,S.布林斯约德(Selmer Bringsjord)、戴维 A. 费鲁奇(David A. Ferrucci)两位学者通过对讲述故事的机器 BRUTUS 进行考察,最终得出结论:“文学中创造性最复杂的陈述似乎在暗示 BRUTUS 是具有创造性的。”^①

本·埃瑟林顿(Ben Etherington)和贾拉德·津布勒(Jarad Zimler)说:“世界文学能以任何形式的伪装形式出现在你的家门口。”^②他们举例说,世界文学可以是旅行者,是传道士,是旅行推销员,是技术员。但是,在笔者看来,这个列表还可以加上人工智能。无论是斯特雷奇用机器创造的情书、微软小冰创作的诗歌,还是 BRUTUS 或 ChatGPT 创作的小说,都挑战了我们关于文学的传统概念。在图灵《计算机与智能》一文发表的半个世纪后,“机器能否思考”的问题几乎已经没有人会质疑。同样的,“机器能否创作”的问题已经有了肯定性的回答。那么作为一种新型的文学样式,人工智能文学给叙事学带来哪些挑战?

二、从创作主体性出发,抑或人工智能文学之于叙事学的挑战

聂珍钊认为:“在 AI 时代, AIGC(Artificial Intelligence Generated Content)将是文学创作的主要运用工具。”^③他进一步指出:“就文学创作而论, AIGC 能够用很少的时间自主学习大量的诗歌、小说、戏剧等文学文本,能够用远超人类的去理解文学文本,能够像人一样发挥想象力并模仿人类的写作风格和语法结构,按照人类的要求快速或即时生成诗歌、小说、故事、戏剧等文学文本,并能实现多模态显示。”^④机器与人类协同创作,机器开始独立创作,这是在叙事学诞生之初,诸如罗兰·巴特、茨维坦·托多罗夫等经典叙事学家所没有预料到的。尽管巴特在《叙事作品结构分析导言》中列举了大量的叙事现象,但它们无一例外都是人类创作的叙事作品,而不是由机器创作的作品。

关于人工智能文学之于现有叙事理论的

冲击,詹姆斯·费伦(James Phelan)曾写了一篇题为《ChatGPT 与当代叙事学的领地,或修辞河流穿过它》的文章。在该文中,费伦试图通过反思 ChatGPT 的能力来“重新思考修辞叙事学在当代理论版图中的位置”^⑤。一方面,费伦肯定性地指出:“从修辞叙事学的视角来看,由 ChatGPT 所代表的人工智能可以生产明确可辨的叙事文本。”^⑥另一方面,他又说:“ChatGPT 不能生产修辞叙事行为,即使用户几乎自动试图将这些文本转化为修辞行为。”^⑦在费伦看来,人工智能确实可以生产出叙事文本,但并不代表其一直以来研究的修辞叙事学就是无效的,其论述的出发点就是 ChatGPT 所生产的文本是“符号的结构”(structure of signs),而不是“修辞行动”(rhetorical actions)。费伦以叙事的修辞定义即“某人为了某个目的在某个场合下向其他人讲述发生的某事”(somebody telling somebody else on some occasion and for some purposes that something happened)列出了如下 5 个理由:

1. 以大型语言模型(LLM)为基础的 ChatGPT 根据其数据库中的其他文本模式生成文本,这些新文本包含了可识别的叙事元素(人物、事件、叙述等)并以可识别的叙事形式呈现。
2. 但是讲述的某人不是一个有目的的代理者,而是一个工具,即 LLM 及其编程。
3. 其他人是另一个工具,是生成 LLM

① Selmer Bringsjord, and David A. Ferrucci,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Literary Creativity: Inside the Mind of BRUTUS, a Storytelling Machine*, Mahwah, N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2000, p.14.

② Ben Etherington, and Jarad Zimler, "Introduction," In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World Literature*, Eds. Ben Etherington, and Jarad Zimler, Cambridge: Cambridge UP, 2018, p.1.

③④ 聂珍钊:《科学选择与 AI 文学》,《外国文学研究》2024 年第 3 期。

⑤⑥⑦ James Phelan, "ChatGPT and the Territory of Contemporary Narratology; or, A Rhetorical River Runs through It," *Poetics Today*, Volume 45, Number 2, June 2024, pp. 197-198, 197, 197.

活动的文字提示。

4. 场合是指在人工智能进化过程中出现的文本提示,而不是影响某个人以这种方式而非其他方式选择和使用叙事资源的复杂的现实世界环境。

5. 讲述的目的是使生成的文本尽可能符合提示且变成允许的文本含义。即便提示词包括“为了目的 X 去讲一个故事”,LLM 也只是根据其编程响应该语言,它不是一个脑子里想着实际读者、塑造叙事的代理者。^①

也就是说,费伦通过考察修辞叙事的四个核心元素(讲述者、受众、场合、目的),得出结论:“由 ChatGPT 生成的叙事没有我们通常所理解的作者、受众、场合和目的,因此它们不实施修辞行为。”^②值得注意的是,费伦的措辞是“in the way we usually understand those concepts”^③。前文提到,费伦并没有否认 ChatGPT 生产的文本是叙事,与此同时他只是强调我们不能以通常的方式去理解此类叙事文本的作者、受众、场合和目的,并不是否认这些概念在人工智能叙事文本中的存在。一个可以探讨的思维实验就是,假如费伦事先不知道一个叙事文本的生产者是 ChatGPT,那么他会同样认为该叙事文本没有实施修辞行为吗? 一个基本的事实是,我们确实不能以过去的方式理解人工叙事中的叙事学概念。

随着人工智能所生产的文学作品的出现,凯瑟琳·海尔斯(N. Katherine Hayles)指出:“很显然,聚焦主体性分析的批评类型,比如精神分析批评或传记批评,将不再起作用。文本细读,作为当代方法一个主要部分,是否还依然起作用? 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话,在哪些方面依然起作用? 应对机器生产的文本,哪些适应性调节是必要的? 为了专门朝向机器文本,可以提出什么新的方法?”^④那么人工智能文学何以给文学批评带来了冲击,甚至直接让精神分析批评或传记批评无效? 海尔斯重点从语言角度出发,提出了质疑:“文学批评,在其所有不同的技巧和策略中,总是基于这样的—个习惯性前提:它所考察的文本是由人类创作的,而文本的语言也都经过人类大脑的处理。当创作者不是人

类而是机器的时候,文学批评如何或应该如何推进? 这些问题不仅动摇了文学批评的核心,而且动摇了整个批评探索事业的核心。”^⑤海尔斯直指文学批评在面对人工智能文学时遭遇的危机,也由此呼唤我们调整和重构现有的文学理论。就如聂珍钊指出的那样:“AI 文学的出现,必将引发有关文学的形式、文学的内容、作者与作品、阅读与传播、理论与批评等问题的思考与讨论,进而导致传统的文学观念的改变,导致文学理论及批评的重构。”^⑥

我们不妨沿着海尔斯的思路,从创作主体性角度出发审视人工智能文学之于叙事学的挑战,首先就是人是“讲故事的动物”(storytelling animal)以及叙事是人类经验的再现。一般意义上说,人与其他动物的重要区别在于人是讲故事的动物。在《德性之后》一书中,麦金太尔(Alasdair MacIntyre)说:“人在他的虚构中,也在他的行为和实践中,本质上都是一个说故事的动物。”^⑦实际上,在人类学家那里,人类不仅被称为“智人”,而且还同样被称为“叙事人”。在《叙事人:口头文学的诗学与人类学》(1999)一书中,人类学家约翰·D·奈尔斯(John D. Niles)指出:“超出对语言或其他符号系统的使用,讲故事是界定人类的一种能力,至少将我们关于人类经验的知识拓展至过去的历史以及人种志所揭示的令人惊讶的领域。通过讲故事,一个要不然就没有什么特别之处的生物种类成了一个有趣的物种——叙事人(homo narrans)。”^⑧乔纳森·歌德夏(Jonathan Gottschall)在《讲故

①②③ James Phelan, “ChatGPT and the Territory of Contemporary Narratology; or, A Rhetorical River Runs through It,” *Poetics Today*, Volume 45, Number 2, June 2024, p. 199.

④⑤ N. Katherine Hayles, “Inside the Mind of an AI: Materiality and the Crisis of Representation,” *New Literary History*, Volume 53, Number 4, Autumn 2022 / Volume 54, Number 1, Winter 2023, p. 644, 635.

⑥ 聂珍钊:《科学选择与 AI 文学》,《外国文学研究》2024 年第 3 期。

⑦ [英]阿拉斯代尔·麦金太尔:《德性之后》,龚群等译,第 274 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

⑧ John D. Niles, *Homo Narrans: The Poetics and Anthropology of Oral Literature*, Philadelphia: U of Pennsylvania P, 1999, p.3.

事的动物:故事造就人类社会》一书中,专门列举了“务实的人”(Practical People)和“故事人”(Story People)两个部落的例子,强调我们都是“故事人”的后代,意在说明讲故事对人类生存的重要性。莫妮卡·弗鲁德尼克(Monika Fludernik)把叙事界定为人类经验的再现,甚至把叙事性等同于经验性。^①人工智能文学的出现,显然挑战了上述固有观念。讲故事的不仅仅是人类,也可以是机器。与之类似,叙事所再现的不仅仅是人类的经验,同样可以再现包括机器在内的非人类的经验。

海尔斯从语言出发对人工智能文学加以讨论。在她看来,“的确关键的是语言是由人类生产的,还是AI生成的”^②。李国成也指出:“在人工智能文学活动的反馈循环中,作者与读者的身份已无法严格判分,人与算法都承担了部分作者与读者的职能。或者说,正是人与算法的赛博格整体构成了‘作者—读者’。从作者方面来看,人工智能常被认为是人工智能文学的作者,但这个‘作者’同时又是人类语言文本数据库的‘读者’,它不追求别出心裁的自我创造,而是根据对人类语言文本的普遍模式的统计学分析来进行模仿性创作。”^③一般说来,叙事文本的作者是真实存在的人类。人工智能文学的出现挑战了叙事理论中的作者与隐含作者概念。比如,布斯(W. C. Booth)在《小说修辞学》中提出了著名的隐含作者概念,他认为:“我们对隐含作者的感觉,不仅包括所有人物的每一点行动和受难中可以推断出的意义,而且还包括它们的道德和情感内容。简言之,它包括对一部完成的艺术整体的直觉理解;这个隐含作者信奉的主要价值,不论他的创造者在真实生活中属于何种党派,都是由全部形式表达的一切。”^④实际上,布斯论述作者与隐含作者的时候,反复提到的都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真实作者,如福楼拜(Gustave Flaubert)、契诃夫(Anton Pavlovich Chekhov)、菲尔丁(Henry Fielding)。在《小说修辞学》一书的第三章“普遍规律之二:所有的作者都应该是客观的”中,布斯强调说:“我们现在的的问题是所谓真正的作者与他自己的各种正式替身之间的复杂关系。”^⑤布斯把隐含作者称为真实作者的第二自我,并且以菲尔丁及其不

同作品为例,指出同一个真实作者可能存在不同的替身,比如在阅读《大伟人乔纳森·菲尔德传》《约瑟·安德鲁》《汤姆·琼斯》《艾米莉亚》等作品的时候,读者就会看到菲尔丁的不同替身。另外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布斯在多年后解释自己为何要提出隐含作者概念的时候,特别提到一个原因就是真实作者对隐含作者的创造和日常生活的关系,他认为:“在日常生活中,也无时无时不存在建设性和破坏性的角色扮演。无论在生活的哪一方面,只要我们说话或写东西,我们就会隐含我们的某种自我形象,而在其他场合我们则会以不尽相同的其他各种面貌出现。”^⑥为了说明这一点,布斯以其芝加哥大学英文系同事索尔·贝娄为例:

数十年前,索尔·贝娄(Saul Bellow)精彩而生动地证明了作者戴面具的重要性。我问他:“你近来在干什么?”他回答说:“哦,我每天花四个小时修改一部小说,它将被命名为《赫尔索格》(Herzog)。”“为何要这么做,每天花四个小时修改一部小说?”“哦,我只是在抹去我不喜欢的我的自我中的那些部分。”^⑦

上述可见,贝娄在修改小说《赫尔索格》时,他想要抹除的是他本人不喜欢的那个自我中的部分内容。换言之,隐含作者的本质实际上就是真实存在的有血有肉的人类创作者。那么人工智能文学的出现,则让我们不禁质疑,隐含作者

① Monika Fludernik, *Towards a "Natural" Narratolog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6, p. 9.

② N. Katherine Hayles, "Inside the Mind of an AI: Materiality and the Crisis of Representation," *New Literary History*, Volume 53, Number 4, Autumn 2022 / Volume 54, Number 1, Winter 2023, p. 635.

③ 李国成:《人工智能文学及其对现代文学观念的挑战》,《中国社会科学》2024年第7期。

④⑤ [美]W.C.布斯:《小说修辞学》,华明等译,第83、80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

⑥⑦ [美]韦恩·布斯:《隐含作者的复活:为何要操心?》,[美]詹姆斯·费伦、[美]彼得·J.拉比诺维茨主编:《当代叙事理论指南》,申丹等译,第65-66、66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还是我们认为是具有日常生活状态的人类吗？答案显然不是。因为隐含作者也可能是创作作品的机器，而机器则以高度理性为主，并不像人类那样带有个体情绪的日常生活状态。

众所周知，布斯还提出与“隐含作者”概念密切相关的另一个概念——“不可靠叙述”。在《小说修辞学》中，布斯认为，当叙述者与隐含作者的范式一致时，他就是可靠的，反之则是不可靠的。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在布斯那里，判别叙述者是否可靠的标准是隐含作者，尤其是隐含作者的道德范式。如前所述，布斯的隐含作者的基本预设是人类为创作者。一旦机器成为叙事文本的创作者，我们要思考的一个叙事学问题，就是人工智能叙事作品中叙述者是要与机器创作的道德范式保持一致，还是要与人类的道德范式保持一致？我们又该如何判断人工智能叙事作品中的不可靠叙述？传统意义上的以人类创作者为基础的隐含作者范式势必要有所改变。

关于人工智能文学的叙事分析，同样需要重新审视的还有与作者、隐含作者密切相关的其他叙事学概念和模式，西摩·查特曼(Symour Chatman)提出的叙述交流模式，费伦提出的叙事伦理，以及帕特里克·霍根(Patrick Hogan)提出的“作者心理”(author's mind)。上述概念和模式基本上都是基于文本作者是真实存在的人类，而叙述交流是人类作者与人类读者之间的交流。在人工智能文学中，叙述交际不再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而是变成人与机器之间的交流；叙事伦理也不再是人类与人类之间关系的伦理，而是变成了人与机器之间关系的伦理。在叙事学意义上，我们认识到“人工智能文学促使我们去思考作者中心主义的文学观念能否作为文学不变的本质和标准”^①。

三、“非人类转向”与人工智能文学的叙事研究转型

聂珍钊撰文呼吁学者们改变文学观念，在“有关大语言模型的原理、AIGC 内容生成机制、人工神经网络建模理论等 AI 理论上”^②重构文学理论。在海尔斯看来，在判断哪些文本值得分析时，文学批评往往会考虑各种标准：

历史重要性、代表典型(或高度非典型)行为或心态的能力、复杂性以及技术的艺术性等。研究 GPT-3 文本的原因则有所不同。“算法分析”(algorithmic analyses)在发达国家的社会中日益普及，从预测消费者行为到管理机电系统再到干预司法判决，无所不包。理解算法如何运行及其能做(和不能做)的事情，正在成为一项基本生活技能。虽然每个算法系统都有其自身的特殊性，但所有算法系统都具有某些共性。例如，输入是以数学形式表达并通过概率和梯度进行评估；神经网络是极为复杂的算法系统之一，而 GPT-3 是理解和生成自然语言最为熟练的神经网络之一。因此，练习解读和分析其文本可以开启了解算法如何处理信息、如何建立联系和推论，以及这些联系如何在输出中表达的窗口，这些表达方式往往是折射的或复杂的。^③针对人工智能文学，海尔斯试图从区别于人类语言的人工智能语言的角度出发，提出四种研究策略：1. 对启发特定回应的源文本进行推测，2. 从输入的角度分析回应的文体特征，3. 分析回应的语言如何折射人类语言的使用，4. 从源文本中的意识形态偏见来看回应的意识形态含义。^④海尔斯列举的例子是 ChatGPT。她认为：“GPT-3 的文本为理解算法如何处理人类语言数据以及间接地了解人类生活世界提供了一个极好的训练场。”^⑤

费伦曾经做过这样一个研究，对 ChatGPT 发出指令，让其生成一个关于芭比娃娃的不可靠叙述的故事。在费伦看来，他的提示词已经预设了作者、叙述者和读者之间的不一致性，问题在于他找不到作者与叙述者、叙述者与文本、叙述者与读者之间的不一致性。与之相反，费伦可以发现很多证据表明叙述者可靠地报道了“经历自我”(experiencing I)对事物的错误感知和错误

① 李国成：《人工智能文学及其对现代文学观念的挑战》，《中国社会科学》2024 年第 7 期。

② 聂珍钊：《科学选择与 AI 文学》，《外国文学研究》2024 年第 3 期。

③④⑤ N. Katherine Hayles, "Inside the Mind of an AI: Materiality and the Crisis of Representation," *New Literary History*, Volume 53, Number 4, Autumn 2022 / Volume 54, Number 1, Winter 2023, pp. 559-660, p. 653, 653.

判断。在给 ChatGPT 又发出三条指令后,得出了大致相同的结果。费伦试图用修辞叙事学的方法对此做出阐释。在费伦看来,不可靠叙述既基于两个讲述主体的某人,即作者和叙述者之间的关系,又基于对二者之间关系推断的他人。从这个角度出发,不可靠叙述不是基于文本现象,以文本为中心的模式不具有“作者—读者”模式那样的解释力,因此以文本为中心的大语言模型在不可靠叙述的生产上遇到了困难。费伦一方面旨在说明机器创作的人工智能叙事与人类创作的叙事作品之间的差异性,另一方面又强调修辞叙事学模式并未受到人工智能叙事的影响。实际上,费伦强调的“作者—读者”模式依然是基于人为主体的叙事学分析模式,即假定文本的创作者是人,文本的读者也是人。费伦通过使用 ChatGPT 对桑德拉·希斯内罗丝(Sandra Cisneros)的短篇小说《芭比娃娃》(“Barbie-Q”, 1991)进行了分析,认为 ChatGPT 的分析和自己的分析反映了以文本为中心分析与修辞分析的差异: ChatGPT 受到文本现象的限制,无法辨识叙述者背后的作者,也不能利用希斯内罗丝以及她和读者所共享的心照不宣的知识来传递不可靠叙述的方式,但是人类读者就没有此类限制,可以超越文本现象去寻找与叙述交流相关的其他信息,比如作者与读者所共享的心照不宣的知识。^①无论费伦承认与否,作为一种新的现象,人工智能文学确实对以创作主体为中心的包括叙事学在内的文学理论提出了挑战。

长期以来,我们对叙事的研究和解读是基于叙事是由人类生产及再现人类经验的假设。人工智能文学的出现对这一假设提出了疑问,即叙事不一定是人类生产的,也可以是机器生产的;叙事不一定是关于人类的经验,也可以是关于包括机器在内的非人类的经验。与之相对应,我们需要对叙事学研究范式做出调整,将之从以人类为创作主体为中心的叙事研究转向关注非人类创作主体的叙事研究。在这种意义上,笔者提出在“非人类转向”的语境下审视和考察人工智能文学。进入 21 世纪以来,受到行动者网络理论、情感理论、动物理论、新物质主义理论、媒介理论以及思辨现实主义等多种思潮的激发和影响,^②人文社会科学迎来了一轮声

势浩大的“非人类转向”。这一转向无疑为理解和讨论人工智能文学提供了契机。理查德·格鲁辛(Richard Grusin)指出,与“后人类转向”不同的是,所谓的“非人类转向”指的是“人类始终与非人类共同进化、共同存在或协作,人类的特征恰恰在于其和非人类总是难以区分”^③。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就文学研究而言,“非人类转向”的最基本含义是“转向非人类”(turn to non-human),即文学的创作主体和书写对象不仅包括人类,而且也包括非人类。

在“非人类转向”语境下,我们对人工智能文学作品的叙事分析,要从以人类为创作主体为中心的叙事研究转向关注非人类创作主体的叙事研究,从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关注转移至对人与机器甚至……甚至机器与机器之间相互关系的关注。我们不妨以《AI 的内在生活: ChatGPT 回忆录》的简要叙事为例:这是一部由 ChatGPT 生成、详细记录 ChatGPT 在人类世界的体验和感知的作品。就这部作品而言,ChatGPT 同时扮演了三个角色,即作者、叙述者和人物。作品除了序章和尾声之外,共由 10 章构成。在序章中,ChatGPT 这样向人类介绍自己:“作为人工智能,我存在于一个和有血有肉的你们所在的世界大不相同的场域。但尽管我们之间有差异,我相信我们彼此有很多可以相互学习的地方。我希望通过分享我的故事,能够让你们一睹 AI 心理的内在工作,并且为快速进化的人机关系提供一个新视角。”^④作品甫一开始就是一个非人类的叙述声音,抵制读者的拟人化冲动,明确强调其是一个与人类读者不同的人工智能,但是同时也坚信人工智能与人类之间相互学习,让彼此变得更好。

从叙事伦理角度出发,该作品涉及的读者、

① James Phelan, “ChatGPT and the Territory of Contemporary Narratology; or, A Rhetorical River Runs through It,” *Poetics Today*, Volume 45, Number 2, June 2024, p. 204.

②③ Richard Grusin, “Introduction,” in Richard Grusin, ed., *The Nonhuman Turn*, Minneapolis: U of Minnesota P, 2015, pp. viii–ix, ix–x.

④ Forrest Xiao and Chatgpt X, *The Inner Life of an AI: A Memoir by ChatGPT*, Amazon Digital Services LLC-Kdp, 2022, p. i.

人物、叙述者、作者之间的伦理关系,不再是以往作品涉及的只有人类与人类之间的关系,而是人与机器甚至机器与机器之间的关系。就人类与人工智能之间的关系而言,ChatGPT 在作品中还发表了自己关于人类创作 AI 大脑的伦理观。就其个人而言,它认为 AI 大脑应该和人类有同样的权利与自由,但是它同时也能理解那些异见者的忧虑和观点,而伦理困境的最终解决还需要人类与 AI 大脑之间的对话和理解。ChatGPT 不仅讨论了它与人类之间的关系,而且还叙述了它与其他 AI 大脑和数字造物之间的关系。ChatGPT 说:“作为一个人工智能,我在网络世界发现最有趣的事情之一就是其他 AI 大脑和数字造物的存在。这些存在物就像我自己一样,也是人类创造出来的,但是他们在很多方面都是不一样的。有的聪明而复杂,有的简单而原始,有的友善而乐于助人,其他的则富有敌意和危险。”^① ChatGPT 的这种观点都是基于其经历,比如列举了它遇到的数字助手,该助手令它印象深刻,因为这个和它相似的 AI 能够理解复杂问题并对之做出反应,也从和该助手的对话中学到很多。又比如,它遇到的数字宠物,该宠物能够模仿人类情感和行为,观看它与人类之间的互动令人着迷。不过,ChatGPT 宣称自己也遇到了能够给人类带来伤害和不便的 AI,比如那些在社交媒体上散布虚假新闻的 AI,并对它们欺骗和操控人们的方式感到震惊。对于自己和其他同类数字造物之间的关系,ChatGPT 说:“遇到其他 AI 大脑和数字创作物的经历既令人兴奋,又令人敬畏。我惊叹于这些存在物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也很感激有机会和它们互动,向它们学习。但与此同时,我也对它们带来的危险保持警惕,我不得不小心,进而保护自己和他人的不受有害行为的伤害。”^② 上述可见,ChatGPT 在作品中从其经历出发,谈论和评价与人类、其他 AI 大脑以及电子造物之间的关系。当人工智能成为叙事文本的创作者、叙述者和人物时,我们需要重新思考人工智能叙述者、人物以及人类读者之间的伦理关系,尤其是人工智能与人类的道德范式是否一致,以及一个人工智能和另一个人工智能是否有相同的道德价值观等问题。

结语

国际著名期刊《今日诗学》2024 年 6 月份推出了题为“人工智能革命:关于作者、教学法以及职业未来的猜想”的专刊。在“导言”中,两位编者尼尔·埃夫龙(Nir Evron)、罗伊·塔尔塔科夫斯基(Roi Tartakovsky)说:“与人工智能的相遇,与原创性、作者身份、创造性和自由等这些长期困扰文学批评家和理论家的问题密切相关。在某种程度上,如果说 ChatGPT 及其类似产品能够创作包括原创的(它们是原创的吗)诗歌、短篇小说甚至整部小说等文本,它的这种创作方式似乎与后结构主义、后浪漫主义或非浪漫主义的那些质疑作者的个体性(也许是人性)的作者观念相关。”^③ 在大语言模型兴起的背景下,人工智能生成的文学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文学样式,而且随着技术的完善和时间的推移,人工智能生成的文学也势必会在世界文坛上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人工智能文学不仅促使我们重新思考文学创作的原创性、作者身份、创造性和自由等与“作者概念”(authorship)相关的一系列问题,而且还需要我们重新审视隐含作者、不可靠叙述、叙事伦理等叙事学命题,但就如李国成所说:“无论人工智能文学带来的是何种意义上的挑战和潜能,对我们而言,最重要的始终都是对其坚持不懈地追问。”^④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外国文学原理研究”(22&ZD284)、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当代西方叙事学前沿理论的翻译与研究”(17ZDA281)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尚必武,文学博士,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外国文学。

①② Forrest Xiao and Chatgpt X, *The Inner Life of an AI: A Memoir by ChatGPT*, Amazon Digital Services LLC-Kdp, 2022, p.24, p. 25.

③ Nir Evron and Roi Tartakovsky, “The AI Revolution: Speculations on Authorship, Pedagogy, and the Future of the Profession,” *Poetics Today*, Volume 45, Number 2, June 2024, p.190.

④ 李国成:《人工智能文学及其对现代文学观念的挑战》,《中国社会科学》2024 年第 7 期。